

(上接第一版)

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迈克尔和琳达甚至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尽管作为家族产业的继承者，迈克尔可说已掌握了所有的印刷技术以及所包含的书籍印制的所有步骤，但真正做起来，他和琳达还是走上了一段漫长的探索之路，因为从造纸到印刷、贴金、装订、包装……每一个方面都要重新学习、研究和超越。

那本希伯来语《圣经》是手抄在羊皮纸上的，当时，羊皮纸全由手工制成，所以现在的复制当然也需要这样。这可没有难倒迈克尔和琳达，他们很快就制作出了样纸来，而且与五百多年前运用的手法如出一辙。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羊皮纸虽说十分光滑，但却很难在上面印刷——先前的手写字这次不是复写，而是得移印到羊皮纸上。因此，现今的羊皮纸要做到看上去与过去一样，但其内质已有变化。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实验中去发现如何精确重现一张羊皮纸的质量、声响、透明度、质感、硬度、软度，而且必须满足可以印刷。经过超出他们想象的漫长时间之后，他们终于掌握了如何造纸。

造纸完成后，就得解决如何印刷了。他们想请世界上最杰出的印刷人一起来合作，于是，便将有着这本书图像的幻灯片发往全球各地的知名企业和人士，竟是一无所获，没有找到理想的合作者。或许，他们的努力在冥冥中感动了先人。那天午后，迈克尔和琳达坐在炉火边聊天，琳达抬头看向书架时，无意中发现了《意大利图记》，这是迈克尔的父亲去世前交予他的，这是一本关于意大利印刷产业的年刊。两人翻阅起来，并从中发现了一家米兰印刷公司的广告。直觉告诉两人：就是它了！他们随即寄出了信件和幻灯片。几周后，这家印刷公司的总经理路易葛打来了电话，他说他愿意去伦敦展示自己的技术。他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伦敦，并带来了他所印出的第一页的样张，他还做了一个装订的样本。迈克尔和琳达看过后欣喜之极，他们非但看到了合作的可靠性，同时还确认了这个合作者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热情。可是，在从伯克利图书馆看完原始手稿后回程的路上，路易葛却对迈克尔说：“十分抱歉，我没法做这个项目。”迈克尔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这本书不仅需要用到太多的黄金，而且还需要用到特殊的烫金工艺，这可太难做到了。”迈克尔听后，倒是轻松下来，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机印刷工程的背景，他十分清楚要用什么机器去处理那么大量的烫金工序。显然，他的诚意和专业打动了路易葛，最后的结果是，路易葛这样告诉迈克尔：“你知道吗，我要专门为你们制造出一台机器来！”

五年后，当这部有着九百页内容、十二色印刷、特制纸张、手工烫金、特殊装订的复制手稿古本书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推



迈克尔夫妇制作的
工书细件

本书——希伯来语《圣经》
迈克尔夫妇制作的第一

《死海古卷》
迈克尔夫妇制作的

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纷纷涌来光顾他们小小的摊位，所有人的评价都是“无与伦比”。

这就是迈克尔和琳达制作出版的第一部书，限量印制了五百五十本，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这本书不仅让他俩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同时还收获了爱情，两人喜结连理。迈克尔认为这本书所获得的荣誉应该属于所有有理想、有热情的“书匠”们。他告诉我说，三十七年之后，他们继续在与米兰的这家印刷公司合作——路易葛在好几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家年逾百岁的公司正由两位出色的后起之秀经营，他们正是来自这家公司的创始家族，他们同样怀有一颗虔诚的传承之心。

在希伯来语《圣经》手抄古本复制出版成功后，迈克尔和琳达曾经问过牛津大学，为何用两年时间才批复他们的许可申请。校方的回答是：“这本书是我们最杰出的珍藏之一，而在你们申请复制许可的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想进行这项工作，所以我们搁置了你们的申请，并让牛津大学出版社来研究这个项目。但他们后来得出的结论是，这项工程太困难、太昂贵，并且耗时巨大，他们无法做到。这样，我们才说，那我们就把这个许可交给迈克尔和琳达，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做手工书是做一些美好之物”

过去的三十七年中，迈克尔和琳达每做一本书，都会给自己和两个儿子各留一本，琳达说，这是有着传承意味的；不过，对我而言，这使我有机会在他们家里欣赏到了一本本脍炙人口的手工制

作的书籍。

所罗门的《雅歌》，是用手工将一千多块皮革细致地缝起来的，这样的装订可是当今最花工夫的一道工序。《藏宝图》是一本用铜制作的古书。这原是一份两千多年前的手稿，刻写在一个铜盘里，那时，罗马人即将攻陷耶路撒冷的神庙，那个神庙藏有大量的珍贵宝藏，必须立刻藏起来，考虑到可能会藏很久，于是，有人便将这批珍品的名目和藏匿地点刻写在了一个铜制卷轴里，然后用锤子把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跟它敲在一起。两千多年后，《藏宝图》在约旦被发现了，但已被压成了一个铜块，考古学家们把这块铜送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分成小块后将其打开，终于读到了上面令人兴奋的文字。迈克尔和琳达受邀去做复制本。该用什么材料来制作才最好呢？他们尝试了很多材质，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光这样摸索就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最终，他们决定仍然采用真正的铜质材料，但为了方便展读，他们将原来的卷轴平铺开。当我面对这部用三片巨大的铜制成的书籍时，那份震撼无以言说。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死海古卷》了。《死海古卷》是一位牧羊男孩在1947年于死海西北基伯昆兰旷野的山洞里发现的古代文献，这些在羊皮纸上用希伯来文以及希腊文、亚兰文、纳巴提文和拉丁文手写的文献，写于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公元70年间，用了漫长的时光，至今依然扑朔迷离，令人充满无限的遐想。《死海古卷》目前在全世界已出版了多个版本，但是，迈克尔和琳达制作的版本却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是对所有发现的残篇予以重新复制。为了恢复《死海古卷》原有的面

貌，他们采用了最初发现时对古卷所作的原始扫描图像。他们认为，古卷上所有的文字都是那时的人们用心写下来的，欲告诉后世之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是特别感人的割不断的心灵的维系和承继，因此，必须用最上等的羊皮、最美观的书法、最精致的装帧、最考究的工艺将它们呈现出来。几百本的书，光印刷环节就用了近一年，从印刷第一页开始，琳达就站在印刷机旁盯着，每一页上如有小斑点小瑕疵，琳达都用自己的手一一处理到完美无缺。

他们总是与自己的合作者说这么一句话：“做一些美好之物吧。这是我们的想法。来，谈谈你们能做的。”没有人拒绝去做一些美好之物。所以，那些被逼得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不能下机的印刷者一次都没有抱怨过，因为他们同样愿意这么做，他们也想要一个确实确实的完美成果。有一次，为了选择书盒的木材，迈克尔和琳达去拜访制作特殊木材的人。在看过众多木料后，他们都摇头表示不满意。他们对他来说，我们无法形容所想要的东西，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品质”。那人立刻明白了，说在他的另一个屋子里，有一千二百种不同的木材。于是，那扇大门被打开了，他们走了进去，看到有一个展架从地面直到屋顶，堆着令人炫目的木材，囊括了他们可以想象的所有种类和颜色。他们花了几个小时一一察看，最终选到了心仪的一款。

迈克尔和琳达具备的“工匠精神”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合作者，事实上，那些合作者同样也是工匠精神的传承者。他们做第二本书的时候，装帧设计里有银夹子。为此，他们找到了一个欧洲的著

名银铺。那个银铺的老板问他们：你们想不想见见我的男孩们？当他们走进银铺工坊时，看见那里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也即所谓的男孩们，他们的桌上放有一整排的旧榔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榔头敲打着，做出了迈克尔和琳达所需要的看起来真的很古老的银夹子。

我直截了当地问过迈克尔和琳达：“你们这样专注于手工书，那三十七年来是否硕果累累？”迈克尔看着我：“迄今我们一共出版了十五六本书，每本书平均制作三百册，也许有人会笑话我们的产量，但我们自己为此感到骄傲和喜悦。”我追问道：“你们做手工书如此热情高涨，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迈克尔继续看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眸像水一样的清澈。他说：“根本的原因就是兴趣，就是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出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书籍。百分之八十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好，我们需要百分之九十九，我们一直都在尽自己所能去做到最好，我们没有商业目的，从没想过如何尽可能从中去赚更多的钱，我们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才能精益求精。”

琳达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她的真挚让我很是感动。她说：“手工制作书籍是一件让我在情感上很依恋的事，我觉得每本书里都有很高的情感价值，我在做书的同时，也在跟古代的那些智慧而幽默的书人对话。或许有人不理解我们到底贪图什么，那就看看你们自己的中文，这种文字有着美丽的形状，看起来就是艺术品，如果我们将它制作出美丽的书来，难道不是太正常了吗，还要图别的什么呢？我之所以对手工书孜孜不倦，还因为我认为自己做出来的书籍会对文化产生影响。当然，我不认为自己是学者，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书可以让读者接触历史和文化遗产。我想，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文化根源在哪里，那会获得更多前进的力量和信心。就说那本《死海古卷》吧，其实我们把它做出来并不只是满足一小部分藏书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复制本与原品相比，反而是一个更好的版本，非但弥补了残破变质的古卷的遗憾，也使得古卷能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好更久地传世。你不知道，当我看到读者打开这本书，一边问这是原稿吗，我可以碰一下这本书吗，一边小心翼翼地触摸起来，我真的非常开心，这就是我所追求的。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这样珍贵的古籍从博物馆的柜子里走出来，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不同的人的手里，那么，这书就有了新的生命，就可以一直传承下去了。”

那天，我从迈克尔和琳达的工作室出来，正午的阳光明媚而透亮。我坐在工作室门前的石凳上喝了一杯浓醇的咖啡，这时，我看见“书匠夫妻”人高马大的儿子穿过对面的草坪朝这里走来。我起身问小伙子是否会继承父母的事业，他腼腆地犹豫了一会。不过，他说，他会跟他父母一样，永远对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书籍满怀敬意。